



麟神祸乱，神州板荡。
铁马金戈，巨无霸现世，二十八将拱北辰。
汉光武帝刘秀允冠百王，神武不可测！

刘乐土◎著

WENWU DIWANG
GUANGWUDI

中国
历代
风云
人物

文
武
帝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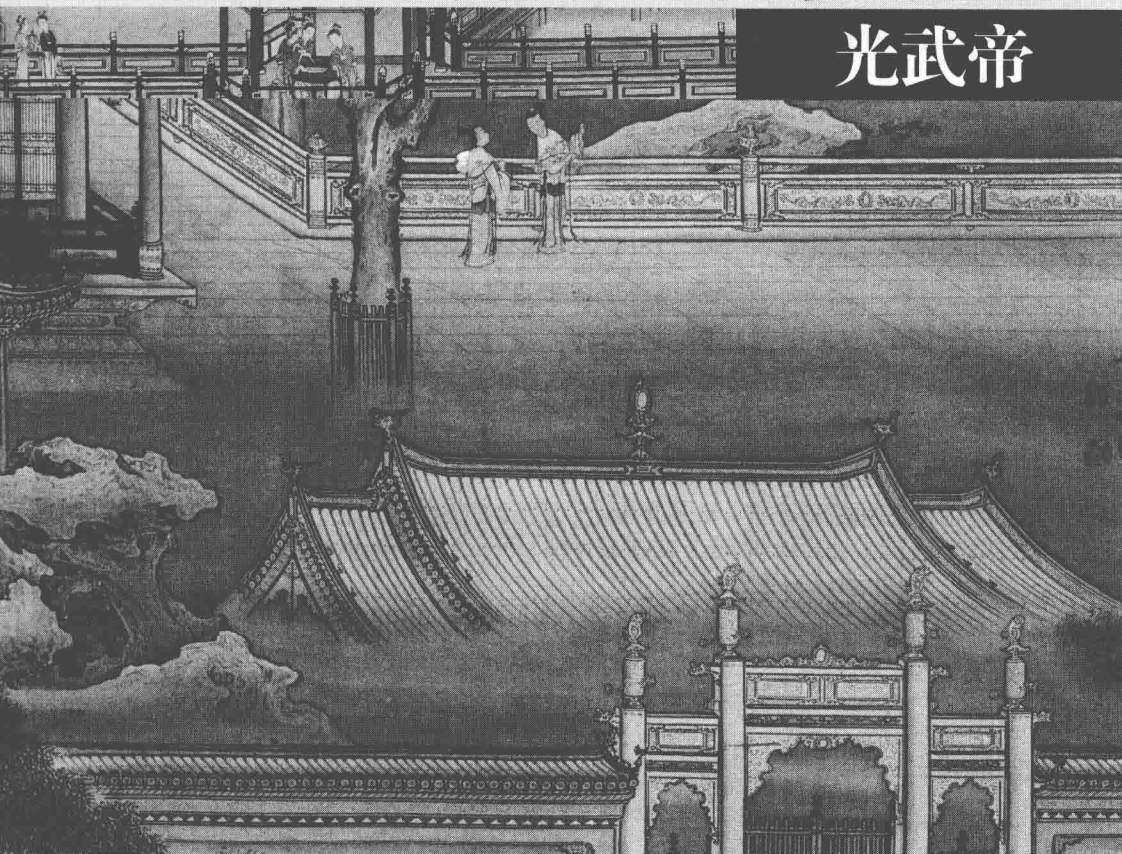
光武帝

『下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文武帝王

光武帝



刘乐土◎著

下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武帝王：光武帝：全2册 / 刘乐土著.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2017.3
（中国历代风云人物）
ISBN 978-7-113-22600-8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汉光武帝（前6-57）—
传记 IV. ①K827=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2704号

书 名：文武帝王：光武帝
作 者：刘乐土 著

责任编辑：田 军

电 话：（010）51873012

编辑助理：奚 源

电子邮箱：tiedaolt@163.com

封面设计：MX DESIGN
STUDIO

责任印制：赵星辰

出版发行：中国铁道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

印 刷：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4 字数：648千字

书 号：ISBN 978-7-113-22600-8

定 价：59.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10）51873174（发行部）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市电（010）51873659，路电（021）73659，传真（010）63549480



【第七回】

长安沸反新帝丧，河北离乱汉官来

今年长安的夏天与往年一样酷热难耐，七月的骄阳像个大火球，炙烤着大地。燥热的空气弥漫在周围，令人焦躁难安。但是，长安的人们除了忍受炎热之外，内心还要承受战乱带来的惊悸不安。

天下饥民仇恨王莽，很多朝臣也对王莽新朝失去了信心。赤眉作乱、绿林起兵时，王莽为挽回人心，曾派隗嚣等七十三名官员奔赴各地下达赦免命令。可是，隗嚣口是心非，一出长安城，便远逃天水。

昆阳战后，天水人隗崔、隗义与上卦人杨广、冀人周京等起兵响应更始帝的刘汉政权，拥隗嚣为上将军。隗嚣用平陵人方望为军师。方望建议他承天顺命，以辅佐汉室为名，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隗嚣从其言，立高祖庙于城东，亲自率左右拜祭高祖庙，誓师反莽辅汉。一时，反响强烈，招入兵卒十多万。

同一个月内，公孙述在成都起兵反莽。蜀地肥沃，兵力强盛。公孙述自立为蜀王，以成都为都城。

纳言将军严尤在昆阳战败之后，逃往汝南，投奔钟武侯刘望。刘望据汝南，自立为天子，用严尤为大司马，欲夺新朝天下。

隗嚣反了，公孙述反了，刘望也反了。大臣内叛的消息接踵而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新朝天下还指望什么力量支撑下去。

武关历来被称为关中的藩篱，此时，变成了新汉交战的前线。汉军西屏大将军申徒建、丞相司直李松督率所部将士向据关困守的新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时，鼓角齐鸣，战马嘶鸣，杀声震天。新军武关都尉朱萌、右队大夫宋纲慌忙率军抵抗。

在汉军强大的攻势下，不仅关中三辅人心震动，而且各地的英雄豪杰纷纷响应，皆杀新朝吏士，自封将军，使用更始年号，只待更始政权的收编。

析人邓晔、于匡在南乡举兵，邓晔自称辅汉左大将军，于匡称辅汉右大将



军，率军响应汉军，攻入武关。武关新朝都尉朱萌见大势已去，杀右队大夫作为进见之礼，归降汉军。

武关既破，长安藩篱被毁去。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辅汉左、右大将军邓晔、于匡数路大军进逼长安。

北路汉军在定国上公王匡的率领下，兵临洛阳城下，展开强大的攻势。守洛阳的是新朝太师王匡和大将军哀章的军队，他们是刚刚被王莽召回驻守洛阳的。两个王匡狭路相逢，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斗。

新朝太师王匡多次与赤眉军作战，虽然战绩不佳，却拥有很大的兵权，手握王莽的精兵，完全可以与定国上公王匡较量一番。无奈，他的军队军纪太差，掠夺成性。洛阳百姓恨之入骨，纷纷帮助汉军袭击新军。

不出旬月，洛阳城破。太师王匡、大将军哀章也被愤怒的百姓和反叛的部属生擒活捉，送到定国上公王匡帐中。定国上公写了奏章，命人把王匡和哀章一齐押送宛城，交给更始帝刘玄处置。

时令正值仲秋，萧瑟的秋风横扫长安，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不祥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

从洛阳、武关逃进城的兵卒说，申屠建、李松和王匡的汉军正兵分两路包抄长安。邓晔、王匡的军队，前锋北渡渭河，向西推进到新丰。王莽新朝的末日真的来到了。

王莽平息叛乱失败之后，中枢班子一下子空了。他听从史谌的忠告，把王邑任命为大司马；令讲诗名儒张邯担任大司徒；令同悦侯王林担任卫将军。除王邑之外，张邯、崔发、苗沂、王林都是刚提拔上来的新贵。

新的中枢班子刚刚组建好，武关、洛阳失守的败报就送进了宫中。王莽又惊又怒又怕，他也想到过武关、洛阳可能守不住，但这么快就失守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在光明殿召开的首次新中枢班子朝政会上，王莽把御案拍得山响，怒吼道：“武关、洛阳这么快就落在叛军之手。王匡、哀章是两个废物，城池没有守住，军队也丢得精光。其罪难饶，朕一定要重加惩治这种损兵失地的主将。”

但是，穷途末路的王莽再也不能惩治王匡和哀章了。此时的王匡、哀章已被更始帝刘玄当街行刑，诛杀示众。

皇帝的震怒令新贵们惊恐不安，一代名儒大司徒张邯小心翼翼地进言道：“陛下且息雷霆之怒，当务之急还是商议一下怎样确保长安安全的问题吧！”

王莽缓和一下口气，道：“朕当然清楚孰缓孰急。今天把你们召集来就是商议守住京都的问题。有什么高见尽管说出来吧！”

新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人说话。宁始将军史谌见王莽脸上又现怒容，慌忙出班奏道：“陛下，如今新丰尚有波水将军窦融的两万兵马。城中还有



第七回

长安沸反新帝丧，河北离乱汉官来

五万精锐警卫部队。如果只据守，不出战，叛军也无可奈何。”

王莽摇摇头，有气无力地道：“如今，君命已不管用，波水将军窦融还能指望上吗？”

“陛下，现在最大的危险还不是兵力的不足，而是动荡的人心。京城随时都有发生动乱的可能。民心动荡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但稳住军心，却是可以一时奏效的。”

“卿言极是。”王莽点头称赞，立即从警卫部队下级将佐中挑选九人，赐以将军之职，称为“九虎”，分守长安九门。为防止他们阵前投敌，王莽将其妻子儿女接进宫中做人质扣押。

长安城内没有布置完毕，邓晔、王匡的部队已打过崤山，兵临长安城下。紧跟着，王匡、申徒建、李松的汉军主力也赶到长安城下，一齐向城中发起进攻。

史谌的建议果然奏效，九虎将军无不拼死效命，督率士卒反击汉军的进攻，汉军攻城受阻，攻势缓和下来。

但是，好景不长，汉军的强大攻势和更始政权日益扩大的政治影响力使得长安城内人心动荡到了极点，暴乱终于发生了。

商县人杜关、杀猪出身的杜虞聚集城内百姓杀死新朝吏士，偷袭守城的新兵，而且挑唆兵卒叛乱。一时，守城的兵卒军心动摇，逃走的，哗变的，一日之内，十去六七。九虎之中，有四虎被部卒杀死，其余五虎也成了光杆的将军。

守城的兵力突然削弱，汉兵乘势发动猛攻，长安城岌岌可危。史谌慌忙调集大批黄门、宫中侍卫增援各城门的守备力量。但这样的杯水车薪到底能支撑多久，宁始将军自己心里也不知道。他慌忙奔往皇宫，刚进宫门就大声叫道：“陛下，陛下在哪儿？”

宫内本来就人心惶惶，经他这么大呼小叫，那些胆小的宫女、妃嫔顿时瘫倒在地。一个胆儿大点的黄门上前答道：“陛下在宗庙上香呢！”

“哎呀。”史谌急得直跺脚。长安城外王莽妻子、儿子、父亲、祖父的坟墓都被汉兵挖掘了，烧香又有何用？

他赶紧转身奔向宗庙，刚到宗庙门口，就看见王邑和一群黄门、宫女簇拥着王莽从宗庙里出来。

一见之下，史谌吃了一惊，一夜之间，皇帝的胡须、头发全白了。传说，吴越争雄时，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愁白了须发，看来是真的。史谌难过地流出了眼泪。

王莽看见他奔过来，傻呆呆地问道：“史爱卿，你怎么啦？”

史谌赶紧跪倒施礼，带着哭腔道：“陛下，您的胡须、头发都愁白了。”

王莽平静地道：“朕知道。不过，现在不用担心了，朕刚刚祈求过上天和祖



宗，一定会保佑朕的新朝天下安然无恙的。”

“可是，守城的兵卒叛逃了，九虎将军也不顶用了。京城随时可破，陛下想想办法。”

王莽显然也很清楚面临的危险，无力地叹息道：“朕已经没有一兵一卒可用，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一直站在旁边没有说话的王邑突然道：“陛下，大牢里还有很多囚犯，您可以加恩赦免他们的罪过，让他们为国效力赎罪。”

史谡连连摇头：“不可，守城的兵卒尚且要叛逃，何况那些囚犯。”

王莽却点点头道：“姑且一用吧，朕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史爱卿，就由你率囚犯上去守城。”

史谡只得领旨。

大牢的门打开了，成群的囚犯跑出门外，争抢摆放在院子里的酒肉。见多识广的老囚犯心里在打鼓，太阳大概从西边出来了吧，王莽会发善心放他们出来？

囚犯们刚刚吃饱喝足，宁始将军史谡就带着十几个亲兵走过来，当众宣读皇帝的赦免诏书，之后讲了半天“将功赎罪、报效陛下”之类吹风打气的话。囚犯们慌忙磕头谢恩，老囚犯边磕头边骂：“他奶奶的，老子就说天底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史谡命令兵卒发放兵器、甲胄，衣衫褴褛的囚犯武装起来，人人都有威武之气。史谡心中稍安，将武装起来的囚犯兵分四路，分头增援各个城门。自己亲率一路增援最为吃紧的直城门。

各路囚犯兵卒分头出发。史谡率领的一路兵马刚到城墙下，就听城头的喊杀声和刀剑碰击声。老囚徒向身边的伙伴低语几句，突然大声喊道：“弟兄们，别为王莽老贼卖命，赶快跑吧！”

囚犯们哪有打仗的心思，一哄而散。史谡的亲兵上前阻拦，被众人砍倒，空荡荡的场地上，只剩史谡一人。

临阵脱逃的囚犯与杜关、杜虞等百姓聚集在一起，在守军背后形成强大的压力。结果正如史谡所料。

京师守军面临的最大的威胁还不是攻城的汉军，而是城内人心动荡引起的暴乱。王邑、王林、崔发、苗沂等不得不亲自率兵巡视各城门，以防暴乱的百姓开门迎敌。守城的力量削弱了，汉军有几次攻上城头，又被拼命的守军赶下去。

此时宫中一片混乱，上至妃嫔，下至宫监杂役都意识到京师要失守了，人人都在寻找逃生的机会。

王莽正在明光宫与女儿叙旧。卫将军王兴和前将军王盛劝王莽出宫，王莽死活不肯。在这种危急时刻，王兴和王盛也顾不上君臣之礼了，架起王莽就往外走。



民众在宫后燃放的大火烧着了后宫的房子。因为没有人救火，大火继续向前蔓延着。王莽刚刚被王兴、王盛架走，大火就烧到了明光宫，宫女、黄门们连哭带叫，被大火逼得到处乱窜。

王莽由王兴、王盛搀扶着刚穿过未央宫前殿，正遇着拥进宫内的大批臣僚，臣僚们一见到皇帝，呼啦跪倒一片，争相诉说城里的战况。王兴听了，瞪着眼睛道：“照你们这么说，陛下也逃不出城了？”

臣僚们灰白着脸，一齐摇头。

王莽冷哼一声，道：“朕乃新朝天子，有上天保佑，叛军能奈我何？都是这两个胆大妄为之徒强行要朕逃走。”

王兴、王盛连连叩头。王莽在臣僚的搀扶下转身往回走。王兴、王盛跟在左右护卫，王莽走进未央宫的时候，从后宫蔓延而来的大火烧到了未央宫，浓烈烟火味呛得王莽连声咳嗽。王兴叫道：“宫里怕是进不得了，陛下还是回前殿吧！”

王莽挣着身子，沙哑着嗓子道：“不，朕还有东西在里面，一定要取出来。”

臣僚们劝解道：“陛下，现在什么东西也顾不上了。您保住龙体要紧。”

“不，朕一定取出来，你们不去，朕亲自去。”王莽几乎是哭叫起来，令每个人听了，心里都会发酸。

跟随王莽多年的御前老黄门恍然大悟道：“陛下，奴才知道您要的东西，就让奴才去取吧！”说完，不待王莽同意，就向浓烟翻滚的未央宫走去。

王莽君臣都惊呆了，眼睛紧紧盯着烟火笼罩的未央宫门口。老黄门的身影消失了，除了噼噼剥剥的声音，什么动静也没有了，大家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好半天，才见一个火人在烟火中挪动。

王兴、王盛一见一齐冲进火海，才看清火人还拖着一只铜箱。两人赶紧把火人和铜箱接应出火海，众人赶紧用水浇灭三人身上的火。老黄门已被烧得面目全非，体无完肤，只是用手指了指铜箱，头一歪，再没有醒来。

王莽脱下身上的龙袍，亲自将龙袍盖在老黄门的尸体上，然后挪动脚步，走到铜箱前，慢慢地打开。箱内有一套天青色的衣服，一把青铜古匕和玉玺。他把衣服取出来，笨拙地往身上穿。

众人都解其意，茫然地望着，也没有人帮助皇上更衣了。王莽好半天才把衣服穿戴整齐，又取出铜匕和玉玺，才用低沉的声音道：“朕的御座呢？”

御座当然被火烧掉了。左右臣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说。但总不能让皇帝站着，有两个黄门慌忙跑到前殿，好不容易搬来一张凳子，放在王莽身后。

王莽坐稳身子，左手抱玉玺，右手举匕首，眯着眼睛打量着从后宫烧到未央宫的大火，长长的火龙翻转着，扭动着吞噬着宫里的一切。他突然用悲怆的声音喊道：“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那把青铜匕首是古时虞帝斩妖伏魔的武器，王莽是在表示君可杀不可辱的气节，还是要显示杀身成仁、宁死不屈的人格，或者是再现“逝者如斯夫”的超越现实痛苦的精神？如此悲哀而又悲壮的场面，使每个人的内心都震撼不已。

未央宫一片火海，大火漫过未央宫，又向王莽所在的前殿逼来，仿佛是象征着刘汉的火舌总跟着这位篡位者似的。王兴、王盛没读过书却也明白皇帝此时行头打扮和所作为，一定是他最痛苦的表现。因此，眼看大火要烧过来，却不敢惊动王莽。

正在这时，忽然一阵马蹄声响，只见大司马王邑单人匹马，一身是血，直冲到前殿，滚落到王莽跟前，哭叫道：“陛下……”

王莽眼皮微抬，低沉的声音说道：“天文郎不在了，大司马不是也通天象么，请观看朕的吉座在何方？”

王邑这时候哪有心思看什么天象，哭丧着脸道：“陛下，京城四门失守，宁始将军史谡、大司徒张邯、卫将军王林以身殉国。汉兵正向皇宫逼来，陛下快逃吧！”

王莽好像没听见，自言自语道：“吉座在何方，朕要统御万方……”

臣僚们听说汉兵攻来，无不胆战心惊，惶然失色。此时，未央宫的大火扑过来了，烈焰炙烤着垂死的人们，前殿显然待不住了。可是，王莽还在自言自语：“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丝毫没有感到烈焰炙热。

王邑见情况紧急，忽地站起来，大声道：“王兴、王盛两位将军保护陛下上渐台，各位大人请随我抵御汉兵。”

王兴、王盛都怕再次激怒皇帝，听到王邑的话，再也顾不得许多上前架起王莽就走。一千多惊慌失措的臣僚受到王邑勇气的鼓舞，全都各寻兵器，跟着王邑往南冲去。因为他们很清楚，像他们这样的王莽重臣，一旦落入汉兵之手，必死无疑，与其屈辱而死，不如奋起一击，也算是为新朝尽忠了。

王兴、王盛来到沧池，两人涉水把王莽背上渐台。高耸的渐台既可防止火攻，又可以作为居高临下防御敌兵的阵地。王邑选准这个地方把王莽弄来，算是对了。此时的皇宫大内已是一片火海，一片混乱。几百个宫廷侍卫守卫在沧池的周围。他们大多受过王莽的非常恩惠，因此，愿意以死保护王莽。

可是，仅凭沧池渐台和几个心腹侍卫是挽救不了王莽覆亡的命运，王莽刚刚登上渐台，后宫就传来阵阵厮杀声。几个浑身是血的宫廷侍卫跑到渐台下，哭叫道：

“不……好了，暴民冲……冲进宫来了。”

“快，叫他们顶住！”王兴大声叫道。

“顶不住了……”侍卫哭喊着，这时，成群的侍卫、黄门败退进来。民众则紧紧咬住他们不放，直向渐台逼来。



杀得最凶的就是杀猪出身的杜虞。他一边挥舞大刀，一边大叫：“弟兄们，杀呀！谁砍王莽的狗头就得十万两黄金的赏钱。”这是汉军许下的王莽脑袋的赏额。

沧池边的几百名侍卫人人抱定必死之心，立即加入战斗。王兴、王盛也在渐台上指挥侍卫们放箭。双方的伤亡都在增加，可是，后面的民众还在源源不断地冲进来。没多会儿，就把侍卫围在中间，喊杀声、惨叫声、刀剑碰击声，搅在一起，汇成一曲悲壮的战歌，鲜血像一条条小溪，流向沧池，鲜红的池水涨满了。

终于，杜虞和几十个人杀到渐台下，开始向上攀登。渐台上，侍卫们的箭用光了，王兴、王盛把王莽挡在身后，两个人手握大刀，瞪着血红的眼睛，等待民众的到来。

“杀！”杜虞一声大叫，第一个冲上渐台，其余的民众也一拥而上。王兴、王盛和侍卫们各举兵器，展开了殊死的拼杀。

民众大多没习过武功，仅靠身强体壮拼杀，自然讨不了便宜，片刻工夫，已有好多人被砍翻。只有杜虞略通武术，又仗着铁板一样的身子，只受了点轻伤。

可是渐台下的民众又陆续冲上来。杜虞来了精神，大吼一声，又和王兴、王盛纠缠在一起。渐台上的民众越来越多，侍卫们渐渐落在了下风，王兴、王盛还要保护王莽的安全，也是险象环生。

前门的汉军此时已攻破宫门，向宫中杀来，王邑率众臣僚、侍卫、黄门只拼上一阵，就被杀得七零八落，死伤过半。其余人只好且战且退，退往前殿。汉军紧紧咬住不放。

混战中王邑剥下一名汉兵的衣服换上，急忙退往沧池。他远远看见渐台岌岌可危的王莽，慌忙撤开汉军，奔向渐台。

此时的汉军也从民众的叫喊声中得知王莽在渐台，无不争相向前。汉军、臣僚、侍卫搅在一起，向渐台滚来。

渐台上，侍卫们一个个战死了，王兴、王盛杀得浑身是血，拼死保护王莽。两人见一名汉兵冲上渐台，心知大势已去，正要背着王莽一起跳下台去。忽见那名汉兵挥舞利剑，刺倒几名民众，王兴、王盛大喜，合力把杜虞迫退。

三人站成三角形，把王莽护卫在中央。王兴认出是王邑，着急地问道：“大司马，陛下怎么办？”

王邑苦笑道：“还能怎么办，咱们唯有以死效命了。至于陛下，听天由命吧！”

此时，渐台下的侍卫、臣僚死伤殆尽。无数汉兵拥上渐台，杜虞大喜，又呼喊着民众上前厮杀。民众、汉兵挤满了渐台。

王邑、王兴、王盛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一刀砍下去，都是拼命招式。三人杀了半个多时辰，汉军和民众的尸体堆满了渐台。三人筋疲力尽，可是，汉兵和民众还是如潮水般拥上来。



终于，王兴、王盛力竭，被砍倒在地，实现了他们以死效忠王莽的誓言。剩下王邑一人再也顾不过来王莽。

杜虞见汉兵正缠着王邑，忙一步跨到王莽跟前。这个杀猪出身的屠儿从来没有见过王莽，很想看看这位新朝天子的模样。他一手持刀，一手揭开王莽脸上的轻纱，看到的是一位相貌衰老的老人。

“哈哈……”杜虞一阵大笑，狂傲地叫道，“王莽老贼，想不到你也有今天，落在俺老杜的手里。”

王莽依旧微闭双眼，纹丝不动，嘴角却在轻轻蠕动着。杜虞想听听他说什么，便把脑袋凑到王莽的胸前，却听王莽低低的声音说的是：“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扁担长的“一”字都认不得的屠儿听不懂什么意思，懊恼地站起来，骂道：“他奶奶，死到临头还嘀咕什么事儿。俺老杜不管，先取下你的狗头再说。”边说，边抡起大刀。

“休得伤我陛下！”

忽然，王邑撇开四周的汉兵，奋不顾身，一跃而起，手中长剑直刺杜虞后背。杜虞毫无防备，大刀还没有落下，就被王邑一剑穿透了后心，而王邑身后，刀剑齐下，王邑也被砍成数块。

长安城破，王莽被杀。新朝残余势力或者降汉，或者被歼灭，迅速土崩瓦解。驻守新丰的新朝波水将军窦融归服更始帝的大将赵萌。赵萌任窦融为军中校尉，见其处事果断，有谋略，又欲举荐为巨鹿太守。

窦融，扶风平陵人，祖上为汉文帝外戚。其高祖父曾做过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熟悉河西的风土人情。

当赵萌欲举荐窦融为巨鹿太守时，窦氏兄弟都因归服汉室得到重用而高兴。窦融却道：“更始政权初立，东方骚乱不止，天下之势未定，河西殷富，以河为固，张掖属国控弦万骑，一旦有变，切断河津，足以自保。河西才是窦氏立足之地。”

窦氏兄弟以为有理。窦融于是求赵萌为其进谏，改巨鹿太守为张掖属国都尉。更始帝允准，窦融携吏属归河西。

王莽的首级被传至宛城，悬挂在闹市口。新朝覆灭，普天同庆，宛城百姓更是张灯结彩举家欢乐。更始帝宫殿内，钟磬齐鸣，鼓铙奏响，身披轻纱的美貌舞女边歌边舞，丰盛的宴席从更始帝御座前一直摆到宫殿门口。更始君臣频频举杯，庆贺胜利。绿林诸将个个喝得满面通红。猜拳赌酒，大呼小叫，全然没有半点重臣宿将的礼仪。

更始帝眉头紧皱，满心不悦地扫视着宴席。却见武信侯刘秀独坐偏席，默然无语，与绿林诸将孑然不同。刘玄心中赞叹，到底是宗室子弟，与这般草莽出身



的臣子不能相提并论。他正欲褒奖刘秀几句，却见朱鲔打着酒隔从隔席走过来，附耳道：“陛下，你也注意到武信侯了？”

刘玄侧着身子，尽量离他远一点，不高兴地道：“武信侯是朕的宗室子弟，言行举止自有风范。哪像你们这些人，乱糟糟的，成何体统？”

朱鲔冷哼一声道：“我们这些人是不懂朝廷礼仪，可都是一根肠子通到底，对陛下忠心不二。可是，刘秀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您看他面带忧色，举止反常，一定是今天的喜庆气氛勾起了他对叛臣刘缤的思念……”说完，自顾回到座位上。

更始帝恍然大悟，刘秀今天的反应太让人怀疑了，他一定没有忘记死去的兄长。想到此，刘玄心里一惊，面上变色，紧紧盯住刘秀，当众问道：“破虏大将军，今天是庆贺王莽覆灭的喜宴，大家都很高兴，唯独你一人面带忧色，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心事。”朱鲔、李轶、陈牧等人听见皇帝发问，也把狐疑的目光投向刘秀。

刘秀悚然一惊，面上却很平静，坦然站起说道：“王莽篡汉政十五年，今天终于覆灭。臣悲喜交集，感触颇多。不过，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满朝都在尽情狂欢。臣怕扫了大家的兴，不想这个时候说。”

更始帝更加不安，追问道：“有什么不可以说的，朕不会那么小气，但说无妨。”

“好吧！”刘秀道，“王莽篡汉，杀我宗室及天下豪杰不计其数。臣不愿多说了，只是想说说心中担忧的事。”

刘玄问：“你担忧什么？”

“王莽虽灭，可是，天下未靖。东方赤眉尚未归服；河北铜马、青犢、大彤等部众各自为政；汝南钟武侯刘望自立为帝，与陛下抗礼。臣以为宛城地处偏远，不宜久做定邦。臣为陛下长远之计，诚请陛下迁都洛阳。以利平定天下，统御万方。”

一石激起千重浪，刘秀的话在有远见的朝臣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大司徒刘赐起身道：“陛下，武信侯深谋远虑，诚为汉室复兴着想。俗话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钟武侯刘望悖逆人心，妄自称帝，理应讨伐。”

定国上公王匡道：“武信侯虑事周到。迁都有利于威慑天下，长安路远，又遭大火焚烧，不如暂时迁都洛阳。”

“是啊，武信侯虑事周详，又有远见，迁都之事就交给他吧！”知命侯王常道。

刘玄也转怒为喜，心中惊叹，这么多朝臣还没有一个提起迁都和统一天下的事。刘秀不愧为宗室子弟，第一个想到了，并且提了出来，自己虽然做了皇帝，可是，距离统一天下还很遥远，正需要谋臣良将的辅佐。刘秀就是一个难得的文武之才，非朱鲔等绿林将士所能比。

因此，他当众赞叹道：“武信侯能居安思危，为朕谋划于前，真是忠心为



国。朕决定迁都洛阳，就由武信侯行司隶校尉事，先去洛阳整修宫室。还有，刘望胆敢在汝南称尊，朕如果容忍了他，以后天下还不定又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明日朝会上，朕就派将攻打汝南。”

群臣情绪激昂，都为皇帝的决断高兴，齐声道：“陛下英明！”

一场乱糟糟的庆功宴，因为刘秀的一番话变成君臣议政会。更始帝异常高兴，起身举樽道：“诸位爱卿，为我汉室的千秋大业，干杯！”

宴席结束，刘秀回到府上。祭遵得知刘秀被派往洛阳整修帝宫，高兴地道：“大将军终于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但不知何时动身去洛阳？”

刘秀却没有这么乐观，叹息道：“更始帝并没有完全信任，朱鲋、李轶更不会轻易罢休。以后的路不知还有多少艰险，弟孙，你知道我不是畏惧艰险的人，可是，夫人……”

“您是怕连累夫人？”祭遵道。

“是啊，夫人她不应该跟着我担惊受怕。何况，她跟在我身边，也会拖累大家。所以，我想送夫人回新野老家。等我们有了立足之地后，再接她团聚。可是，派谁送夫人呢？你是我的谋士，君翁、朱祐是我的左膀右臂，一刻也离不开。”

祭遵见刘秀新婚之后，并不沉溺于儿女之情，深为叹息。但是，派谁护送阴夫人回新野，他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两人正在忧愁，刘斯干跑了进来，道：“禀大将军，傅校尉回来了。”

刘秀一拍案，高兴地道：“护送夫人的人找到了。”

校尉傅俊，字子卫，颍川襄城人。因不满王莽苛政，投身汉军，拜为校尉，归刘秀麾下。新朝襄城县宰因此拘捕其家族，全部处死。傅俊老父恰巧外出，逃脱噩运。

傅俊因此与王莽新朝有不共戴天之仇，冲锋陷阵无所畏惧。昆阳之战，与刘秀出生入死。昆阳大捷后，傅俊老父病逝，无钱安葬，刘秀不仅准其归丧，而且赠以盘资、丧费，傅俊感激不尽。

刘秀将傅俊接入客厅，与祭遵相互介绍之后，开口道：“子卫，家中事办妥了么？缺什么，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傅俊眼角湿润，抱拳拱手道：“属下归丧故里，大将军已经解囊相助。傅俊有何德能，受大将军如此厚待。”

刘秀佯作不悦，道：“子卫休提此事，还是说说沿途的见闻吧！”

“有啥好说的，”傅俊叹息道，“天下纷乱，颍川当然也不例外，豪族大姓据兵自守，各自为政。平民百姓四处逃难，田地荒芜。王莽新朝虽然覆灭，但是，暴政没有废除，地方秩序混乱，盗匪猖獗。汉室复立，但朝政紊乱，与新朝无异。”

刘秀认真倾听着，分析着，叹息道：“子卫所言，与我的想法一样。乱世之



后的大治，是要整治朝纲，而不是大治官府。如今，陛下命我为司隶校尉前去洛阳，不几天就要动身，请子卫为我护送夫人回新野老家，我相信，你一定能照顾好夫人。”

傅俊惊异地道：“大将军新婚燕尔，夫妻情深，怎能舍得分开？您做司隶校尉的事，正好带夫人同行。”

“子卫，你不是说朝政紊乱么，我看还要大乱下去。正因如此，我才把夫人的安危托付给你。”

傅俊起身，坚决地说道：“请大将军放心，傅俊一定不负重托，把夫人安全地护送到新野。”

刘秀放心了，当晚与夫人话别，阴丽华难过地央求道：“妾身苦等几年，盼了上千天，好不容易夫妻相聚，为什么非要分离？你去洛阳修建帝都妾身相伴身旁，也可以照顾你的衣食起居，有什么不好？”

刘秀微微叹息道：“丽华，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我，我也一样舍不得你。咱们新野相遇，一见钟情。‘娶妻当得阴丽华’是我的誓言，现在得到你，怎么会不珍惜呢？可是，你知道，我与大哥舂陵起兵时的誓愿，也知道大哥是怎么死的……”说起兄长，刘秀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抽抽噎噎说不下去。

阴丽华不再哭泣，反倒一边为丈夫揩泪，一边安慰道：“对不起，都是妾身不对。你放心做你的事吧。明天，妾身就回新野，在老家等着你风风光光来接，夫妻团聚洛阳帝都。”

刘秀紧握着爱妻的双手，感动地道：“生我有父母，知我有夫人，谢谢你的理解。放心吧！总有一天，我们会相聚洛阳的。”

阴丽华依偎在丈夫胸前，脸上突然一红，娇羞地道：“文叔，明日我们就要分离，再聚首不知又是何年。妾身有一个过分的要求……”

“你要什么，我一定尽力办到。”

“妾身就是要你……”阴丽华的声音小得如蚊子嗡嗡，“等待是那么痛苦，那么孤独，妾身想要个孩子，陪伴漫长的岁月，将来也可以继承你的大业。”

刘秀双手抱起爱妻，温柔地道：“你的要求一点儿都不过分，现在我就满足你。”说着，迈步走进卧房，把阴丽华轻轻放进锦罗帐中，激情迅速在两人之间传递。刘秀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抛开所有的忧伤烦恼，一心一意只为爱妻快乐。

第二天辰时，阴丽华从府里走了出来，上了一辆车轿，在校尉傅俊的护卫下，回新野老家了。

阴丽华刚离开大将军府，刘秀就大模大样地出府，进宫拜见更始帝刘玄，道：“如今王莽已灭，陛下初立，理应恢复汉制。臣奉旨去洛阳，也要以汉官威仪，广布陛下恩德，宣扬汉室国威。故恳请配备司隶校尉官制。”



更始帝惊喜地道：“武信侯懂得汉室典章礼仪？请问司隶校尉如何配备官制？”

刘秀朗声答道：“汉家司隶校尉配备从事史十二人，主簿、掾吏、都官等皆有定数，亦可因势而动。”

刘玄满口应允道：“好，就依你之言，可配备从事史十二人，主簿、掾吏、都官均可自定。朕问你可知朝廷大典？”

“汉朝典章礼仪，臣略知一二。朝廷大典包括名朔、立春、朝会、郊祀、宗庙等，备极详尽，隆重典雅。臣一时之间，难以一一尽述。”

刘玄惋惜道：“可惜当初进宛城时，你正在昆阳，朝臣中竟没有人懂得朝廷礼仪。害得朕定都宛城时像个草头王一样，哪里有汉室天子的风采。这次迁都洛阳，武信侯一定为朕举行一个隆重典雅的仪式。朝廷的一切也要恢复汉制。”

刘秀骂道：“王莽破坏汉制日久，朝臣又多是绿林出身，不懂礼仪，恢复汉制非一朝一夕之事，臣行期在即，一时之间也不能为陛下做些什么。”

刘玄宽容地一笑道：“朕不是现在就要求你做什么。当务之急是整修洛阳宫室，为迁都做准备。你此去洛阳就是朕的先行官员，一定要配备齐官制，以汉官的威仪赢得洛阳官民对汉室的拥戴和思念。如果时间太紧，可以缓几日成行。朕不会介意。”

刘秀谢恩出宫。他遵更始帝命，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完全是一套西汉的章法。

王莽新朝覆灭，天下动乱。琅琊人张步，字文公，聚众数千，攻城略地，占据青州，自称五威将军，与据东海的董宪遥相呼应。

更始帝遣大将王闳为琅琊太守巡行郡国。张步、董宪不降，阻住王闳东去的道路。王闳发檄文，得赣、榆等六县归降，聚集兵马，与张步展开大战。

张步与董宪勾结，依仗地形之利，据城固守，王闳不能取胜。战报送进宛城，更始帝十分恼怒。

但是，令更始帝更加恼怒的事接踵而至。大司空陈牧的前哨人马被父城的冯异打得大败而归，陈牧大骂冯异反汉。

冯异已经被刘秀收服，归降更始政权，为什么会和陈牧打起来？这里面还有很多道道。

原来，刘秀被更始帝用为司隶校尉，派往洛阳修建宫室，绿林诸将就有人眼红了。因为洛阳玉器珍宝，天下闻名，先到者先睹为快，先下手为强，可以中饱私囊。

大司空陈牧就是这种眼红的人，他出身贫寒，在饥寒交迫中长大成人。王莽地皇三年，新市兵攻随县，他与廖湛聚众数千人响应起义，走上了反抗王莽新朝的道路。出身贫穷的陈牧性情豪爽，劫富济贫，深得人心。



更始政权建立之后，陈牧官拜大司空，位在公爵，便日益骄横起来，不但不把更始帝放在眼里，还和朱鲋、李轶同谋，杀害大司徒刘歆。

但与朱鲋相比，他头脑简单，以为坐上大司空的位置就是大把捞钱，满足私欲。因此，当看到刘秀被派往洛阳整修帝宫时，他请求更始帝派他为司隶校尉前哨。刘玄既讨厌又忌惮他，就答应了，连刘秀也不知情。

陈牧得到更始帝许可，就带领本部人马，兴冲冲、喜滋滋地出发了。一路上，他收金要银骚扰地方，完全是一副强盗嘴脸。但他是大司空，地方官吏忍气吞声，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

就这样，耿耿搁搁，进入父城地界，已经是几天后的一个傍晚。陈牧因为路上敲诈勒索耽搁了行程，天黑之前，不能赶到父城，只得马上加鞭，快速赶路。

急促的马蹄声引起阵阵狗吠，父城附近的村庄陷入恐慌之中。时逢乱世，任何小小的骚动，都会引起村民的不安。

父城的城头挂起了纱灯，守城的兵卒来回走动，注视着城外的动静。

陈牧赶到城门前，勒住缰绳，亲自向城上喊话：“守城的兵卒听着，我乃大司空陈牧，快去叫冯异、苗萌备下礼物，打开城门，迎接我等入城。”

没过多久，月光下，城堞处闪出一人，施礼道：“在下就是冯异。大司空既是朝廷重臣，当然知道朝廷规矩，高祖遗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请大司空委屈一晚，天亮再进城。”

陈牧听得一愣一愣的，气得大骂道：“他妈的，什么破规矩，刘邦有这个遗训么？冯异，你是什么东西，竟敢教训我，我是大司空，位在公爵，快点打开城门，饶你活命。”

冯异态度坚决，说话掷地有声，答道：“对不起，高祖遗训不能破。就算是陛下亲来，也不能打开城门。请大司空在城外歇息。”

陈牧暴跳如雷，哇哇直叫：“他奶奶的，反了，反了，简直是王莽死党。来呀，给我攻城，捉住冯异，千刀万剐。”

汉兵见主将下令，只得呐喊着向父城发起进攻。冯异看得清楚，大声斥道：“深更半夜，袭击城池，分明是叛贼假冒大司空。来呀，给我打。”

城上顿时鼓角齐鸣。城下的汉兵放箭石、搭长索、竖竹梯。城上则挥快刀、舞撬棍、泼沸汁、扔秽物。长索被砍断、竹梯被掀翻，陈牧的部卒弄得一身秽物，重则摔伤，轻则一身臭气。陈牧更加恼怒，操起长矛，拍马大叫：“冯异，有种的就出来，与本公大战三百回合。”

“哪个怕你不成！”

一声鸣镝划破夜空，父城城门大开，冯异拍马握枪，威风凛凛，冲出城门。

陈牧更不答话，拍马抡矛，冲上前去，与冯异斗在一处。两边的汉兵望着各



自的主将，并没有对阵厮杀。毕竟都是汉家兵卒，谁也不愿意自相残杀。

陈牧自恃武艺高强，根本没把冯异放在眼里。但是一经接阵，就被冯异精湛的枪法逼得手忙脚乱。斗了三十余合，冯异突然大喝一声用枪杆把陈牧扫落马下。陈牧部卒吓坏了，慌忙上前抢回主将。冯异根本无意取他性命，一挥手，率部卒回城了。

陈牧这个跟头算是栽大了，面对部卒无法抬头。但对冯异又无可奈何，只好狼狈逃归宛城，向更始帝诬陷冯异反叛朝廷。

更始帝又恼又怒：“冯异反复无常，降而复叛，一定要铲除这个祸患。大司空，你连小小的父城都攻不下，朝廷的面面都让你丢尽了。”

陈牧再也骄横不起来，灰溜溜道：“恕臣无能，那冯异艺高胆大，十分狂妄，陛下一定要多派兵将擒拿，千万不能饶了他。”

更始帝当然不会放过冯异，当即派卫尉大将军张邛、执金吾大将军廖湛、柱天大将军李轶等十几位大将前往征讨冯异。

父城令苗萌见大批汉兵来攻，心中很是不安，于是对冯异道：“公孙老弟，难道咱们真要叛汉？”

冯异气愤地道：“更始帝不治大司空之罪，反派大兵攻我。可见昏庸之至，非汉室中兴之君。如今，我们降亦死，不降亦死。不如据城自保，相时而动。”父城军民一个个义愤填膺，愿听冯异号令。

李轶、张邛、廖湛督率汉兵把父城团团围住，向城上发起进攻。冯异早有准备，指挥军民反击。汉军连攻两日，父城安然无恙。

颍川再起战火，吏民惊恐不安，更始政权内部一片恐慌。廷尉大将军王常向更始帝进言道：“颍川是陛下所辖腹地，关系到朝廷的安稳，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冯异本已归顺司隶校尉，何以降而复叛？请陛下命司隶校尉速去洛阳，中途说降冯异，父城可下。”

更始帝点点头。王常说得有道理，琅琊的张步、董宪可以暂不理睬。但颍川是更始政权的根本之地，父城反叛，等于在自己腹内插了一把尖刀，岂能等闲视之？刘玄立即召见刘秀。

刘秀正在忙着配备官属，做临行前的准备，冯异反叛的消息他也听到了。但因为冯异归顺自己，他避嫌还来不及，哪敢再为冯异申辩。直到更始帝召见，他才开口道：“冯异不是反复无常之人，降而复叛，必有缘故。臣即刻起身去父城，说降冯异。”

更始帝约略放心，勉励刘秀几句。

司隶校尉官制齐备，辞宛北行。李轶听说刘秀到来，暗吃一惊，他本想拿下冯异，逼冯异供说刘秀是反叛的主谋，没想到小小的父城，坚如磐石，几万汉军